

羣經大義相通論

九

新編中國通史

卷一

羣經大義
相通論

序

六經訂于孔門易傳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爲齊人是爲齊人
言易之始春秋之學傳于子夏一由子夏授公羊高公羊氏世
傳其學一由子夏授穀梁赤再傳而至申公高爲齊民赤爲魯
產由是春秋有齊魯之學若夫尙書藏于孔鮒而齊人伏生亦
傳尙書魯詩出于荀卿而齊人轅固亦傳齊詩即論語之學亦
分齊魯二家是曰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祇有齊學魯
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
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故西漢經師多數經並治誠以非通羣
經即不能通一經也蓋齊學詳于典章而魯學則詳于故訓故
齊學多屬于今文而魯學多屬于古文觀白虎通所采以齊學
爲根基五經異義所陳則奉魯學爲圭臬曷嘗有僅治一經而
不復參考他經之說哉後世儒學式微學者始拘執一經之言

昧于旁推交通之義其于古人治經之初法去之遠矣今彙齊
學魯學之大義輯爲一編顏曰羣經大義相通論庶齊學魯學
之異同辨析昭然亦未始非治經之一助也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聖人既其大義而心同則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齊魯之學其大義本心同而方同其義則各異而並立此以義則

目錄

公羊孟子相通考

公羊齊詩相通考

毛詩荀子相通考

左傳荀子相通考

穀梁荀子相通考

公羊荀子相通考

周官左氏相通考

周易周禮相通考

羣經大義相通論

儀徵劉光漢申叔

公羊孟子相通考

公羊得子夏之傳孟子得子思之傳近儒包孟開謂中庸多公羊之義則子思亦通公羊學矣子思之學傳於孟子故公羊之微言多散見於孟子之中試略舉之

梁惠王下篇云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案公羊紀季以鄆入於齊傳云紀云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立五廟以存姑姊妹即孟子以小事大之義

梁惠王篇下云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勿去則是可爲也

案公羊齊侯滅萊傳云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者正也即孟子効死勿去之義又梁亡傳云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言民去而國不守也亦可與孟子之言互證

萬章篇下云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云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案公羊衛寧喜弑其君剽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此即明貴戚卿有易位之權又曹羈出奔陳傳云曹羈者何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不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

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此即明異姓卿有去國之義

離婁篇上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案公羊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即天下之本在國之義此節可與大學首章參看

告子下篇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案公羊初稅畝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與孟子同離婁下篇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案公羊齊高偃納北燕伯於陽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

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與孟子同

盡心篇上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案公羊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云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則固可以拒之矣又曰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立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王事辭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下之行乎上也舉此例以證孟子則皋陶之當執瞽瞍猶之石曼姑之當拒蒯瞶也輒之不得禁石曼姑猶舜之不當禁皋陶也

以上七條皆孟子與公羊相通之義蓋戰國諸子荀子之義多

近於穀梁孟子之義多近於公羊故荀子之學魯學也孟子之學齊學也孟子遊齊最久故所得之學亦以齊學爲最優豈若後儒之空談大同三世哉

公羊齊詩相通考

春秋三傳公羊爲齊學穀梁爲魯學故公羊家言多近於齊詩穀梁家言多近於魯詩今采齊詩中有公羊義者若干條以爲公羊齊詩相通考

四國是匡

案公羊傳僖四年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注云此道述職之詩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蓋齊詩詩意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又春秋緯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漢書翼奉傳孟康注云五際卯酉壬戌亥也

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歲也詩緯汲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案公羊隱元年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董仲舒亦曰一者萬物之所以始也春秋之義即託新王於魯之義也與詩齊所言之四始同爲革新之說若五際之義尤與繁露改制之說同革命改正即公羊撥亂反正之義也

匡衡傳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懷異俗而柔鬼方也

案此即公羊大一統之義所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王者無外此之謂與此殆公羊家所謂太平世與

漢郊祀志匡衡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
日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
也

案公羊隱元年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注云文王周始
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日故假以
爲王法與匡衡所言相近

伏湛傳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以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
羣臣

案此即公羊必自近者始之義殆公羊所言升平世之象也
至謂文王受命則爲公羊之義益明矣

蕭望之傳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

案公羊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也何注

所言皆上惠下下急上之義故於公田之制言之尤詳

翼奉傳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

案此即公羊傳故宋之意王者所以通三統也觀公羊傳書宋災爲王者之後記災書蒲社災爲亡國之社記災其旨深矣

匡衡傳云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情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案此即公羊傳夫人與公一體之義此春秋所以書納幣記來嬪也

又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親意氣未能平也

案此即公羊傳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之說也恩有厚薄
義有淺深春秋之世恩衰義缺此成王之志所由可尚也
以上九條皆散見於前後漢書蓋匡衡翼奉諸儒皆爲齊詩之
經師齊詩之微言大義賴此以傳此齊學之可攷者也

毛詩荀子相通考

此義本先伯父恭甫先生所發故即其義推廣之以輯爲此篇 光漢記

昔汪容甫先生撰荀卿子通論據經典敍錄徐整說謂毛詩爲
荀卿子之傳據漢書楚元王傳浮丘伯孫卿門人鹽鐵論包丘
子事荀卿謂魯詩爲荀卿子之傳據韓詩外傳屢引荀卿之說
謂韓詩爲荀卿子之別子今采掇荀子之言詩者得二十有二
條其說事引詩者則不錄然毛詩之誼出于荀子者茲固彰彰
可考矣

勸學篇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案詩大序云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荀子同

勸學篇曰詩書之博也

案此即孔子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義故毛詩作詩傳詳于訓詁名物不以空言說經

勸學篇曰詩書故而不切

案故者即訓詁之謂也切者猶言切于事情也楊注引論語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證之蓋詩大序有云達于世變即切于事情之義也荀子慮誦詩者不能達世變故爲此言

儒效篇曰詩言是其志也

案詩大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與荀子同

儒效篇曰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

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案取是之文蒙前文之儒言之詩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楊注取以說此節又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而楊注亦云至謂盛德之極亦荀子用詩序之證大略篇曰善爲詩者不說

案此即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以意逆志義董子本之亦毛詩義也

大略篇曰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

案詩大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于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楊注取以爲說則此固毛詩義也詩大序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